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九十九  
至六百一



13  
849  
199





4 3  
849  
199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參閱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學較部 三

侍講 講論

侍講

夫六藝之文先丁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  
也自漢氏之罷黜百家崇尚經術割祿位以勸學者  
延儒生而備清問雖後禁度中遠廣內凝嚴而通經



之士得以方領矩步侍講清燕稽古之力不亦榮乎  
辨晉而下以迄於唐從容近對延訪大義蓋不乏其  
人焉逮於元和之末始建學士之職列於內署恩禮  
尤重自非強記博識待問而不匱守道而無邪又曷  
能啓廸丕訓述宣帝載順美而規失陳言以諷今者  
焉

漢兒寬治尚書武帝時為侍御史見帝語經學帝說  
之從寬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寬有俊才初見武  
帝語經學帝曰吾  
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既  
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梁丘賀瑯琊人從京房受易宣帝時為都司空令坐

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人說教中  
授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

為謹侍中  
說經為教

韓商嬰之孫宣帝時為博士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  
受易即先大傳所傳也

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  
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為中書侍帝方鄉學鄭  
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  
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  
華之業絕出

班游博學有俊材為右曹中郎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於天子  
前讀書

後漢桓榮習歐陽尚書光武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拜爲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因拜榮爲博士車駕幸大學會諸博  
士論難於前辯明經義特荷賞賜建武末爲大嘗明  
帝卽位乘輿嘗幸大嘗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  
官天子親自執業每大射養老禮畢輒引榮及弟子  
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乃封榮閔內侯

榮子郁以父任爲郎明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嘗  
居中論經書和帝卽位爲長樂少府復入侍講經郁  
授二帝恩寵甚篤

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明帝永平初爲侍中越騎較尉  
入講省內

張興習梁丘易永平十六年拜太子少傅明帝數訪  
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譙瑛玄之子善說易授明帝爲北宮衛士令

丁鴻年十三從桓榮授歐陽尚書自明帝永平十年  
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頌之拜侍中後章  
帝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  
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王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决  
賈逵為郎章帝立降意儒術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  
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  
召訓習韓詩為騎都尉建初中侍講章帝

包咸為大鴻臚習論語授顯宗子福亦以論語授和  
帝

魏應經明行修建初四年為五官中郎將章帝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  
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奏  
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桓焉郁中子也順帝即位拜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  
經禁中

蔡玄順帝時為議郎講論五經同異甚合帝意

趙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

至桓帝建和中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

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廣舉有道方徵拜議

郎侍講禁內

桓彬為議郎建和中入侍講禁中

楊賜為越騎較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  
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宥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



於華光殿中 雜陽宮

劉寬建寧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

衣一襲

荀悅為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荀彧及黃門

侍郎董遇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魏劉邵為散騎嘗侍齊王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

黃瓊為太常和平中選入侍講禁中

淳于偽為博士高貴卿公甘露元年四月幸大學問

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

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

有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易之書其故何也偽對曰

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

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錄其事故易者變

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歸藏者萬物莫

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

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偽不能答帝

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

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偽

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所學者尋省易了也帝



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僞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公何獨不謙耶對曰古義弘深聖問與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庖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僞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耶僞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

則天地講易畢復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



炤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  
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  
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  
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  
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  
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  
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序何得謂之聖哲峻對  
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  
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繇九  
載無成沮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

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叔之事亦尚書所載皆  
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  
能究論次及有繆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  
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聖賢濟斯民之時也舜年  
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  
求賢欲遜已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岳揚舉及  
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繇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  
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文時忠臣亦不進達  
乃使岳揚及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氏之謂也  
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



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繇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立於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昭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皇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至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昭對曰誠繇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晉鄭冲初仕魏爲司空及高貴卿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荀顛字景倩仕魏爲侍中爲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閔內侯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文帝講詩中庶子何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徐邈博涉多聞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

車胤爲中書侍郎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下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

宋袁粲泰始中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六年明帝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



暑殿詔曼容執經素業風采帝嘗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後爲右衛將軍於議賢堂奉述高祖孝經義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述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

孔子祛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啓子祛簡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勅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述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後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

賀瑒爲太嘗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

陳張譏初仕梁補國子正言生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鄉稽古之力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徃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之



後魏崔浩明元初爲博士祭酒嘗授明元經書

燕鳳爲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明元世與崔  
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

孫惠蔚初爲皇宋博士侍講東宮及宣帝卽位仍在  
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

崔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孝  
文聞其有文學又閑佛經善譚論勅以白衣賜襦幘  
入聽於永樂經武殿

董徵爲四門小學博士宣武詔徵入璠華宮令孫惠  
蔚商以六經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熙平元年二月大師高陽王雍  
等奏舉光授孝明帝經

胡國珍爲中書監與高陽王雍等輔政後與崔光俱  
授孝明經侍直禁中

馮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  
秋於式乾殿元興嘗爲撫旬儒者榮之

封隆之爲侍中東魏靜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  
賈思同爲黃門侍郎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郎

授靜帝杜氏春秋

竇瑗西魏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



嘗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嘗侍  
李業興並為擿句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為高邕從事靜帝於顯揚殿講  
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褰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  
錄議繪素長筆札尤能傳授綴緝詞義簡舉可觀  
張雕武成帝時為散騎嘗侍會侍講馬敬德卒乃入  
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  
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  
文林

後周辛公義為太學生大和中武帝詔入露門學令  
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  
慕之

隋宇文敞為太子虞候率開皇中文帝嘗親臨釋奠  
敞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帝大悅顧謂侍  
臣曰朕今者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  
心於是頒賜各有差

元善為國子祭酒文帝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  
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日聞江陽之說更  
啓朕心

善初仕周武帝太子  
宮尹賜爵陽縣公

唐陸德明武德中為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時徐



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鋒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稱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徐劉釋等並爲之傑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疋

孔穎達太宗貞觀中爲給事中太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

其容若虛非惟士庶也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瀕玄默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謀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繇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後拜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云獨爲魯說不爲閔說何邪答曰魯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皙使魯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魯子什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



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親於不義不孝罪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形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俱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

趙弘智爲陳王師永徽二年十二月高宗命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學官並令預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生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帝謂弘智宜畧陳此經要道以補不逮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奉獻帝甚悅賜絹二百疋名馬一匹

上官儀爲弘文館學士顯慶五年六月高宗御齊聖殿引儀及呂才直學士李玄植道士張惠元李榮黃玄歸及名僧等於御前講論命李玄植登講坐發易題呂才李榮等以次問難敷揚經義移時乃罷褚無量杭州鹽官人也初爲國子博士時玄宗在春



宮召拜國子祭酒兼皇太子侍讀玄宗卽位爲右散騎嘗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內給事舁於內殿

馬懷素爲光祿卿開元三年十月制曰春卿入講道盛儒學德聽賦詩義均師友光祿卿馬懷素靜專動直資忠履信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於泉海絕韋勵精重席待問豈止本仁祖義行先王之道故亦謙退謹密多君子之風朕以聽政之餘嘗思稽古之對卽遷近侍潤滋鴻業可左散騎嘗侍仍每日入朝侍讀薛放憲宗元和末爲兵部郎中充皇太子侍讀穆宗

卽位拜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切而恩顧轉隆又轉刑部兵部二侍郎禮部尙書兼學士如故韋處厚元和末爲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以處厚爲司動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尙書洪範等篇訪以禮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崔郾寶曆初以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講學士郾奏曰陛下授臣以侍講今八望矣未蒙召訪經義臣內慚尸素外愧臣僚敬宗答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請益



宋申錫少孤貧有文學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起黨與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備用時論以爲激勸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太和元年三月文宗召仲方與給事中高重中書舍人鄭澣度支郎中許康佐對並以將選侍講學士故也是月以澣守本官康佐爲駕部郎中並充翰林侍講學士

丁公爲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四月充侍講學士

鄭覃太和五年爲翰林侍講學士每入見必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言之

李仲言太和八年十月自國子監四門助教爲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周易學士

高重開成七年十月以國子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

詔令每月一日十日入院不絕本司嘗務

梁吳藹爲崇政副使太祖乾化二年自右散騎嘗侍遷刑部侍郎與宣徽副使左散騎嘗侍李璉並充侍講學士

講論

易之麗澤有講習之象記之函丈著學問之規蓋古



之方聞通經之士固有詳考同異辯析理趣以駕說傳道者矣自漢之表章六經爲制祿位儒先間作議論螽起以至備對上前待詔清禁揚摧義訓發明體要本乎師授濟之口辯讐難交致精悍靡屈逮於羣居州處較練墳籍迭宣其奧曠雅彰於鴻博或微言特出迥折於異端或移書具存聿垂於嘉誥斯皆贊聖師之遺範爲學者之所宗焉

漢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

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補過以導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側其人精悍處事分明悍勇仲舒不能難也銳瑕丘江公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



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訥古訥字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繇是公羊大興

劉歆字子駿哀帝時與父向領較祕書歆嘗白帝左

氏春秋可立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

或不能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

嘗博士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迭互也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

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籩豆盛食之器

也以竹日籩以木日豆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

暴秦燔經書殺儒生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以古事為

是者即道術繇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

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

言如草木之初生

天下諸書往往頗出皆

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

賈生而已

謂賈誼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

前學之師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

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壞書缺簡脫朕

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久矣

言廢

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

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

秘藏較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或間編

脫簡遺失之簡編謂舊編爛絕就更以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見反

傳聞民

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

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罷讀日疲

究竟也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



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

幽冥謂暗昧也

猶欲保殘守缺伏恐隅見放僻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疾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

當時學者謂尚書惟二十八篇

不知本有百篇

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

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

猶依違謙讓

依違言不專執

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

三君子比意同力與得廢遺

此合也經藝有廢遺者與得與立之也

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也苟不誦習之不欲絕去此學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天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愈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

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過猶誤也

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論語孔子

弟子子貢之言也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

識記也一日記

學較部

卷之五十九



義豈可偏絕乎哉若必專已守殘執已所偏見苟殘缺之文黨同

門如道真黨同師之學如道藝之真也如與姪同違明詔失聖意以陷

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

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

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

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

何以為非毀也哉

後漢范升為博士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

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

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直

非先帝所好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魏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齊王時為尚書郎與鍾

會論議以較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

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

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

故能體冲和以通元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

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

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



大衍義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日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嘗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難以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諭旬朔何其想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太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者道畧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大原王濟好譚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悞者多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別駕齊王正史九年舉為秀才輅辭徽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

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雒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文象愛微辯而其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日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



尋聲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旣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時平原太守劉邠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棟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

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繇有列位也邠依易繫辭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折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



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  
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  
府已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一著靈著者二儀之  
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  
術則收天毫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邵日以爲術者易  
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  
不違恤官但共清談鄒自信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  
莊之道至於精神遺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  
林非君侶也邵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  
詞不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爲輝日中爲光又魏郡太

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  
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  
卽謝輅

晉顧榮與紀瞻共破陳敏後瞻爲尚書卽與榮同赴  
雒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渾沌之時矇  
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  
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  
泰萬物始萌六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  
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是陰陽今



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日昔庖羲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犬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渾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子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

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尙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

宋周續之字道祖少有孝行晉末居廬山布衣蔬食終身不娶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帝爲開館於東鄣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王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辯析精奧稱爲多通

南齊陸澄武帝永明元年轉度支尙書尋領國子博



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考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考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化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推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且易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大興四年太嘗苟崧諸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繇王

度皆才雋神清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元立王肅易建以在玄弼之間元嘉當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惠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繇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按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



儒特舉其過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穀梁秦元舊有  
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  
同我者親嘗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  
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除麋世  
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按  
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  
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  
衣舊存鄭允同來說元愷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  
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  
注存麋畧范率繇舊式凡此諸義並推論疑孝經非  
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  
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流之也鄭注虛實前  
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梁劉杏高祖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  
軍者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  
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謂  
爲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杏曰此  
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項及背以  
出內項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逆女器有犧  
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



得此二尊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  
 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  
 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  
 不死約即取二書尋簡一如杳言

伏挺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  
 語聽者傾朝

後魏陳奇與河澗邢祐同召赴京祕書監游雅引入  
 祕書省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白  
 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

東耳奇曰易理縣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  
 西豈東回望兌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雅性護短  
 因以為嫌

學校部

師道

大師嚴道尊民乃貴學來修受業人仰而方是故  
 先聖之訓存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博喻不  
 倦升堂竟與而請益爾堅心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  
 所由元龜



得此玉龍形亦為生象二...  
約大以為然約文云何承天...  
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  
衡長頸是毗鄰王朱延安...  
不死約即取二書每簡一如...  
伏擬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  
因以為歎與河洲那...  
西豈東回望父姑音持...  
東耳音曰曷豈編黃...  
合宇宙吹公言自慈...  
...

册府元龜

淮南李暹京 參閱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學校較部

四

師道

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東修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  
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博喻不  
倦升堂窺奧而請益彌堅心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  
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詠嘆其



至德或撰集其緒言或罔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藐是孤遺竄身以全受

或罹於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

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

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吊服加麻者出

則變群居則經出則經群謂七十二弟子相謂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孔子家去城一里冢塋百餘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

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莫能名其樹

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弟子皆服三

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

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

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

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

顏淵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也淵喟然嘆曰喟嘆聲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

可為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

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傳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繇也已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欲



罷而不能已極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

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

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不惑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十

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

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也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見可以耳目聞

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奧故不可得而聞

也公孫朝

公孫朝衛大夫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

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而亦何嘗師之有

無師不從故無嘗師

叔孫武叔語夫子於朝

魯大夫叔孫州雝武蓋

曰子貢賢於仲

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

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七尺曰仞夫

子之云不亦宜乎

夫子謂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



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難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可傷之乎適足

自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

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

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

謂為諸侯若即大夫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

綏安也言孔子為政故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則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慟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

往教致師而學則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所謂不

能化君也臣所謂不能化臣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

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

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

子禮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鄆音偃

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除謂修飾掃除

也設除侍

謂椽備器物也侍音丈紀也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固者謂再

三留心內不平

恨其去也

後置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

比隣忠陰察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



舍子自劾去也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

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為寶

適可為主簿其府中之人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

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

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言士不遇知已則當

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慚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為郎父次轉為大夫雄少從嚴君平游學成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

侯芭鉅鹿人嘗從揚雄居受其太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

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

政事齊映欽幼卿為文學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映音推王莽

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

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

士徒眾尤盛

云敞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博士章坐王莽

子字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



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飾比之藥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後漢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已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為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典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

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又曰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

林史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繇是古學大興于世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晉至王莽篡位乃歸



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士成墳榮門徒嘗四百餘人何湯為高第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

武從容問湯從音七 容反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

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字仲弓以

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仲弓之力也

歐陽歙字王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

百人徵為司徒坐賊千萬下獄

汝南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歙下獄當

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關請歙又諸生守關為歙求

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震禮年十七聞歙

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

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

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

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

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引弓

射之尤不肯去旄頭又以戟以政傷脅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讀日氣即尺一出升政

孫是顯名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從興授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為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為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鄭弘會稽人為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

疏書也

贛被收捕

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弘繇是顯名拜為驩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為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縑經輓者數百人庶眾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為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獨范往收斂之吏以聞

明帝大怒詔范入詣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惟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繇是顯名

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謝夷吾爲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重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



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庾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  
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焯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  
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  
然因號為北郭先生

李卻字孟節為司空卒門人上黨馮胃獨制服心喪  
三年時人異之

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為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  
卒於家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載禮古文尚書

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  
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  
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  
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  
成學業

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為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  
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  
雒陽乃左提章鉞

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

右秉鉞鑽詣闕上書

乞收固屍不許因往墮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  
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



典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繫有司乎亮  
 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  
 為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踣  
 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  
 太后聞而不誅董璠南陽人少游大學宗事固聞固  
 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  
 后桓帝憐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  
 人繇此顯名三公並辟璠遂隱身莫知所歸文弟子  
 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固  
 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述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  
 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

嘉訓乃共論  
集德行一篇

王成為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

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  
 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  
 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  
 燮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  
 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嘗人以女妻燮燮專精  
 孝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  
 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  
 赦天下並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  
 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



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當途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

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

師喪二縣皆為立祠

又云淑有高才王易李膺皆以為師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

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

司徒祝恬也

羊弼為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

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

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辭受

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為允也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諧署戶曹史欲召

咸人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諧遂遣子師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諸生著錄

九十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

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

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

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



籌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縷經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大司徒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

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繇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

王肅字子雍爲中領軍散騎嘗侍薨門生縷經至者以百數

蜀譙周字允南巴西人以門人文立爲顏回陳壽李密爲游夏羅憲爲子貢至晉文王爲魏相國封周爲陽城亭侯晉室踐祚拜騎都尉

晉王裒字偉元咸陽人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



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跂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傍整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爲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孔冲會稽人爲豫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

服三年

初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千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張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率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瑀隱于臨



松蘿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南齊劉歊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較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于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爲歊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歊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歊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于

歊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

梁張克武帝時爲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覽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克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諸葛瓌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瓌幼事徵士閔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著書稱瓌有發摘功方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

嚴植之爲步兵參軍士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爲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嘗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遷



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榷之自疾後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繇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較書徵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平數其行業可稱者寡人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士有識者辨其優劣

嘗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達學術爽置館溫泉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爽不仕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徐遵明字子判講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二禮不出門凡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爲盛每臨講坐必持經執䟽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



寢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孝莊永安中遵明爲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  
弟子通直散騎嘗侍李興表口臣聞行道樹德非求  
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  
致式閭之禮民望收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  
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  
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惟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  
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  
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

首慕德趾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修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  
北海慕竒好古受容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  
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餐同置醴黃門李  
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遽全守壑之志潛居樂  
道遂往不歸故北王入雒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  
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  
受上鹵險至誠高節湮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  
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曷嘗坐  
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



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  
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  
迹諸生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  
分陳愚上誼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  
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監昭回曲垂  
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貢生平卒無贈

李謚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  
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  
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

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  
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  
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  
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爲起墳立  
碣焉

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經爲侍御史坐彈中  
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萊州司戶秩滿家于昌樂聚徒  
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及卒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  
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陽城爲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往躁以言事  
得罪竄州客無根蒂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



於門與約飲食試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  
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人學生魯郡李賞等二百  
七十人詣聞乞留經數日吏遮正之疏不得上

冊府元龜

惟首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奇較釋

學較部

辯博

恩獎

辯博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傳曰強學以待問蓋夫六  
藝之富九流之廣有先聖之微旨有羣儒之精義非  
窮理盡性覃思研幾不能臻其闕非原始要終聞一



知十不能闡其流故有設齋以升抵掌而論俾夫前  
訓洞開諸生景附誠儒門之標表士林之規矩也然  
則詞有枝葉垂誠禮經學無師法見嗤先哲苟辯而  
不違於道博而無陷於野則可以博道駕說為繚掖  
之所宗矣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  
事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是時少府五六  
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  
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  
也言因藉貴尊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

者召入攝齊登堂

齊衣之下裳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

抗舉也

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柱刺也距也

故諸儒謂之語曰五鹿

岳岳朱雲折其角

岳岳長角之貌

繇是為博士

後漢戴憑汝南平輿人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  
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羣臣就席憑獨立世祖問之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  
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遷侍  
中後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  
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  
餘席故經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賈逵字伯通能誦左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自爲兒童嘗在太學不通人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明帝時爲郎與班固並較秘書李育爲博士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於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鄭玄字康成受業於馬融獻帝時大將軍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所得未聞莫不嗟服紹舉玄

茂才表爲左中郎將

魏樂詳高祖黃初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受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宮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啞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賀循爲太宰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



而對爲當世儒宗

宋周續之字道祖高祖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相圃三義辯析精奧稱爲該通

顏延之爲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者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館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旣連挫續之帝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南齊陸澄爲度支尚書令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以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件并奪物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梁周捨初仕齊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明帝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辭理適逸由是爲口辯

謝舉爲吏部尚書初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坐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况重席焉劉杳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謂爲畫鳳凰尾娑婆焉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可必安古

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頂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皆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宋建安以南扶南記曰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簡一如杳言

紀少瑜年十九歲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暎雅相欽悅時暎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旣妙玄言善



談吐辯捷如流

陳戚袞爲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擒馳騁大義間以劇論擒辭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擒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賀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論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嘗卿南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

後魏封偉伯爲太學博士孝明時將脩明堂廣集學士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披簡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

北齊邢邵字子才爲中書監國子祭酒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儀禮公私諮稟質去疑惑爲世指南

後周呂思禮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謂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

樊深行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



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  
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

隋何妥初仕周爲太學博士周武帝初欲立五后以  
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  
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嘗數

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

馬光爲大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  
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問已而諸儒生以次  
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  
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帝嘉而  
勞焉

房暉遠國子博士開皇中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  
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  
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利不同博士不  
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  
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  
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  
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



不能測也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

劉焯以儒學知名爲員外將軍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大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廣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王頗字景文爲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

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頗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褚輝字高明吳郡人煬帝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無能屈暉者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梁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侍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便與之抗對合朝賞歎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招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駁難無出其右後爲大學博士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喜講老子德



明難此三人各因其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  
徐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  
沈重講于太學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人或問之答  
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先已誦之至於奧曠  
之境此君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論議十  
餘反甚歎服之隋開皇中累遷大學博士至唐爲國  
子博士高祖嘗幸國子學遣文遠講孝經諸儒論難  
蜂起文遠隨方辯折言如湧泉聽者忘倦焉

孔穎達初仕齊爲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天下儒生  
集於東都論講令禮部尚書楊玄感主其事穎達與  
諸儒論難鋒起咸爲之屈後爲國子司業與諸儒議  
歷及明堂皆穎達之說

顏師古爲中書侍郎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  
踏詔師古開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  
諸儒討論得失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竊義非  
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  
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  
而去也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大蛇屢  
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曰是



何祥也修何術可以禳之對曰春秋時梁山摧晉侯  
召宗伯而問焉宗伯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  
之不舉樂降服乘縵祝幣以禮焉梁晉所主也晉侯  
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二十九山  
同日摧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  
洽亦不爲災也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  
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中按蛇宜在草莽而  
入市朝所以可爲怪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  
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暈然陰慘過  
久恐有冤獄伏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

勝德惟修德可以消變太宗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  
餓人申理獄訟多所原免

王元感爲四門博士表上所撰尚書紀謬十卷春秋  
振滯二十卷禮記絕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  
草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  
學士祝周欽明郭山暉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  
譏元感摘摭獲義元感隨方應荅竟不肯屈鳳閣舍  
人魏知古司封郎主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  
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

陳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等道經崇玄館學生衆推



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答及公會少遊攝齊登堂音韻清辨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問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陳希列所歎賞王起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尤好儒術每御長生殿對起訪以疑事至於郊祀刑法之間起盡能質之以開悟焉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十九書語類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

恩獎

王者修國經立民紀將使風化歸厚德禮淳洽未有不本於墳籍始於學較者焉良以開物成務垂教作程爲先哲之極摯致治之要道也乃有被儒服究聖言或研幾一經或該通羣典達前人之闡奧爲諸生之師法剖析疑論導宣與旨啓發後生成就學者以致膺問難於帝右參講授於儲邸入傳嚴掖專誨宗室謹官聳以宿業形譔次而垂訓道義兼精望實增茂故當世之君隆其體貌異其名數或親臨於庠序或召見於清閒或旌以章綬或厚於賜予待遇殊特褒揚備至雖復淪逝益加追獎誠以化民成俗實本於儒術厲世摩鈍無越於聳典豈獨寵異乎老成固



將敦勸乎禮俗者矣

漢梁丘賀受京房易宣帝時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

中為諸侍中說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為郎

後漢桓榮為博士建武中光武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辯

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特加賀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戴憑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光武令羣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

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謂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高詡世傳魯詩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

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

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建武二十二年人授皇

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

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維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

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對甚明

帝善之拜郎中

張酺字孟侯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又事太常桓榮聚



徒以百數明帝爲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魏應以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召訓習韓詩博通書傳爲左中郎將入授諸王章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

賈逵爲郎章帝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逵會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較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房與之謂房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魯丕爲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時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宋登少傳歐陽尚書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拜侍中

晉陳壽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傅撰周



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武帝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  
壽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  
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  
杜夷爲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謁元帝建武中令曰  
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  
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  
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嘗就夷諮  
訪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  
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縉紳之徒景仰執訓豈得  
高退而朕靡所取則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

臚謚曰貞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爲驃騎行參軍明帝好周易  
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  
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年二十一爲揚州議曹從事史五經博士明山  
賓表薦之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  
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  
仍召异直西省

顧越爲安西湘東王府參軍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  
旁通異義特善莊老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



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嚮若鐘容止可觀  
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為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

陳張幾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  
德殿釋乾坤文言幾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  
諸儒莫敢先出幾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  
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幾  
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  
經幾論義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  
幾後魏李先明元帝卽位為博士召先讀韓子連珠  
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

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疋緜五十

斤雜絲五十疋御馬一疋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諫

戶二十二

孫惠蔚為皇宗博士侍講東宮遷國子祭酒秘書監

仍知史事宣武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

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崔逸孝文時為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嘗被詔獨進

博士特命自逸始

王神貴為符璽郎時太學博士房景光作五經疑問  
百餘篇神貴答之名辨疑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



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彥爲奉朝請

北齊張雕遍通五經尤明三傳高祖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後爲瑯琊王博士未幾拜散騎掌侍值武成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尋除侍中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爲博士李鉉爲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帝詔鉉以經入授其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賜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

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人將送儒者榮之

張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時令侍書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掌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掌侍及奏御筆點出通字遂正掌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後周熊安生爲國子博士時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阪泉之戰况陛下恭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民賦役繁興



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為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是

隋楊尚希年十一入太學專精不倦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

房暉世傳儒學為國子博士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

二朝廷嗟惜焉賻賜甚厚贈散騎常侍

楊汪為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寮親學與汪講論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

元善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臨釋奠命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元善爵為

江陽縣公更起朕心賚絹百疋衣一襲

唐魏徵為秘書監撰羣書政要貞觀五年奏上太宗覽之稱善勅皇子諸王各傳一本賜證帛二百疋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答曰省所上頌殊爲佳作循題發函情辭爛其盈目啓封申紙逸氣飄以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楊雄挾天高縱何遠黃香日下茂軌猶存尋讀周環彌覺欣翫卿夙挺珪璋早標令譽網羅百氏包括六經思涌珠泉情拙蕙圃闢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乎茲日庶令引四科於練帙闡百遍於青襟翰苑詞林卿其首之也

貞觀十五年十月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

博要一千二百卷上之太宗有詔藏之秘府士廉以下加級頒賜各有差

陸德明爲國子博士撰經典釋文太宗悅而甚重之時德明已卒賜其家布帛二百段

顏師古爲中書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疋

顏揚庭爲符璽郎永徽三年上其父故秘書監師古所撰刊謬正俗八卷高宗令付秘閣仍賜帛五十疋長孫無忌爲太尉顯慶三年脩新禮成詔中外頒行焉無忌等加爵賜帛等各有差



張大安爲太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  
大安及洗馬劉訥言雒州司戶參軍格希玄等注范  
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則天長安三年上表進其所撰  
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  
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  
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倚  
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  
子司議郎

褚無量爲國子員外司業兼修文館學士玄宗在春

宮授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睿宗太極元年皇太  
子幸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禮  
博而且辨觀者歎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  
賜以章服并絲絹百段至玄宗開元三年遷右散騎  
嘗侍兼國子祭酒無量之母死贈物一百段以無量  
文儒之宗寵之也申命杭州刺史薛瑩就其家弔焉  
服闋召拜左散騎嘗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使  
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內給事舁於內殿無  
量頓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勅褒美賜  
物二百段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無量



登座說經百寮並集行禮訖賞賜甚厚及卒贈禮部尚書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

徐堅爲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簡事綴文玄宗自定名爲初學記撰成以獻帝稱善賜堅等絹百疋穆元休以文學著稱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丞

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書郎集賢殿待詔仍賜綠袍牙笏

袁頤爲國子博士貞元十二年卒德宗謂宰臣曰袁

頤深於六經今之碩儒良可惜也特贈國子司業令中使賫告身及絹五十疋就宅宣暢并給傳令達故里

肅公肅爲秘書著作郎注太宗帝範一十二篇上獻德宗有詔付集賢仍令別寫一本進內賜公肅錦綵一百疋

李渤爲左拾遺罷官閑居東維撰禦戎新錄貳十卷以獻憲宗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洽聞嘗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而聞肆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



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洽今恩用消舊議可授秘書省著作郎

韋處厚路隋並爲翰林侍講學士穆宗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處厚隋錦綵二百疋銀器二事隋自司勳郎中爲諫議大夫依前充侍講學士處厚賜紫金魚袋錫服遷官皆以撰六經法言獎之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命撰經史要錄十二卷書成帝加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帝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賜以金紫

嚴厚本爲國子監周易博士大和八年七月召本對於浴堂門賜其錦器

李宗閔爲集賢大學太和九年五月進五堂傳賜宗閔等九人錦綵銀器有差

周田敏爲國子祭酒廣順三年獻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太祖優詔嘉之賜襲衣繒綵銀器又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恩獎

卷之六十一



